

白洋淀三部曲之三

蒲草青青

THE GREEN CATTAIL LEAVES

CULTURAL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TRILOGY OF THE BAIYANGDIAN LAKE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崔璇 / 著



崔璇著

蒲草青青

THE GREEN CATTAIL LEAVES

CULTURE AND ART PUBLICATIONS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蒲草青青

崔璇

•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2.5 字数 290,000 插页 2

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039-0192-6/I·120

定 价: 5.60 元

平原长篇小说丛书

冉淮舟主编

崔 璇：白洋淀三部曲

第一部：《芦苇萧萧》

第二部：《荷叶涛涛》

第三部：《蒲草青青》

李 锦：大清河三部曲

第一部：《北线纪事》

第二部：《犄角马》

第三部：《生死之间》

张长弓：《春缘》

杨 啸：《旱天苗》

冉淮舟：《不容进犯》

苏学文：《风流地带》

张蒲芦：《敌后情侣》

张逢时 刘屏：

《燃烧的乡土》

封面设计：付 铮

目 录

- 一 陌生女大夫 [1]
- 二 夜深人难静 [14]
- 三 素馨出诊 [28]
- 四 渥园秋 [42]
- 五 营救与幻灭 [57]
- 六 暖冬 [71]
- 七 又一次反扑 [85]
- 八 桥边 [100]
- 九 冰崩地裂 [115]
- 十 早春 [129]
- 十一 酒坊枣香 [143]
- 十二 蒲草青青 [156]
- 十三 黄金五月 [171]
- 十四 麦熟时节 [185]
- 十五 洼城月儿圆 [204]
- 十六 软禁 [218]
- 十七 “钓鱼” [231]

- 十八 诊所的秘密行动 [245]
十九 前沿静悄悄 [259]
二十 围歼九间厅 [272]
二十一 地下坑道 [287]
二十二 风声雨声呼声 [303]
二十三 教堂的最后战斗 [315]
二十四 反共先遣军 [332]
二十五 青芳镇 [347]
二十六 风云滚滚 [364]
尾声 [379]
后记 [396]

一 陌生女大夫

一缕明朗耀眼的阳光，隔着临街玻璃窗挂的白纱布窗帘，透射在墙角木架上的一盆绿蓬蓬天门冬叶蔓，翠嫩盈盈。屋内浓烈的酒精和消毒药水气味，刺激得大芝微张开鼻孔，她勉强地睁开沉重的眼睑，很想挣扎着移移身子，突然觉得手脚都被什么绑住似的不能动弹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敌人县城的医院里，躺在一头高的铺垫白布单的病床上。床前俯身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大夫，嘴上捂住个大口罩，戴着无沿白帽下面，只露出两只和善亮晶晶大眼睛。她注意到男大夫手里拿着钳子，正在从自己左肩胛伤口里夹钳子弹，因为子弹穿进很深，大夫尽管给她注射了局部麻醉针剂，小心翼翼地将钳尖探入伤处底层，大芝仍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传遍全身，她紧咬牙根，双手拚力抓住床沿，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强忍疼楚的面部表情，将脸扭向墙壁。渐渐觉到湿漉漉的血水顺着伤口滴流下来，疼得她脸颊浸满汗珠，下颏不由地打颤，就连咬紧的牙根也在咯咯作响，不禁一阵昏晕，又重新闭上了眼睛。在半迷糊的状态里，听见有个硬小的东西，放在瓷盘上，发出轻微相碰的响声。接着男大夫放心地喘口气，抬手抹掉额角的汗水，对旁边托着瓷盘穿白大褂的少妇悄声说：

“可把子弹取出来了，幸亏没伤到骨头。”

大芝自微眯的眼缝里，打量着那个身材丰满高个穿白大褂的陌生女大夫，梳着头发油黑圆圆发髻，红润润的圆方脸盘，

浓眉亮眼，显得端庄大方，神情温敦娴静。她将瓷盘放在身边的凳子上面，关切地对男大夫说：“清辉！你快洗洗手吧！喝口茶水，我来给她消毒上药。”

女大夫弯下腰儿，异常熟练而又轻轻地洗净伤口，涂上药粉，用蘸浸红药水的棉球慢慢塞进伤口，扎好白色绷带。她轻轻地托起大芝的肩部，把垫在下面滴满血水的桐油布撤出来，伸出软绵绵的手掌，按按大芝渗出汗珠的前额，替她拢拢鬓角散披的乱发，目光亲切地轻声说：

“你别怕，伤口不要紧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怕？既然让日本鬼子抓来，就豁出这条命了。大芝轻蔑地瞅她一眼，干裂嘴角浮出一丝冷笑，不屑理睬地将脸掉过去，心想：看敌人将自己怎么着？那个女大夫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样子，仍然守在床沿，一会替大芝扯扯被剪刀剪开裂口肩胛处的破袖筒，一会给她量量体温，显然是在消磨时间，不由更引起大芝的警觉，以为是在监视自己。这工夫，隔着白布幔的外间，传来王双寅尖厉的嗓音：

“怎么样？焦大夫！手术做完没有？”

“刚取出子弹。”男大夫站在靠墙角的脸盆架跟前，慢慢地用肥皂洗手，不慌不忙地回答，“伤口很深，天又热，有严重感染。”

“娘的！”布幔外的王双寅气哼哼地大声说，“要不是碰到王黑顺这臭娘们，咱们早把王波的地区部队一窝端了，我真想毙了她。”

“快消消气吧！大队长！”韩进殷勤地劝慰，咱们这回没抓到大队的共产党、八路头子，弄来一个白洋大队长的老婆，也算没白跑一趟。你枪毙了她，正是便宜了她。留下杨大芝，咱们慢慢地钓大鱼，让王黑顺瞧着他媳妇在这儿享大福。”

王双寅坐在门边板凳上面，早被诊所浓烈的酒精和消毒药水气味呛得难受，他嘴里叨着烟卷，敞开黑布制服的领口，吞吐烟雾，瘦削脸庞像挂上一层青霜，郁闷不乐。天濛濛闪亮，他和韩进带领化装为雄县县大队二百多名新兵的警备大队，准备悄悄摸进王口镇，活捉王波和周一浓，歼灭地区部队，收复王口。没料到在东堤外大淀的苇塘边碰上起早下虾篓的杨大芝，被她认出了自己。该死的女人拚命划船喊叫，让一个队员打了一枪，惊动了街口站岗的，接着地区部队架在东堤小学堂屋顶和隐蔽在柳树林里的几挺机枪，同时一阵阵风暴般地朝他们船只猛烈扫射，使王双寅的警备大队难以接近靠岸，只好将受伤掉水的杨大芝捞到船上，仓惶逃回安县城内。王双寅原以为坂本会狠狠责骂一顿，哪知道日本太君却什么话也没说，只吩咐他赶快将杨大芝的枪伤治好，细心款待。王双寅便将八路女人送到惠民诊所，连晌午饭都没吃，一直守候在外面，和韩进闲着磨牙。韩进自回到城内之后，虽说只抓到杨大芝，也算立了一功，他这个谍报队员高升的时运到来，暗自欣喜，故意瞅着王双寅阴沉的脸神，带出试探的语气问道：“大队长！这回我该不当谍报队员了吧！”

“那当然，谍报队长的椅子正虚位以待，就等老弟就座了。”王双寅带出几分妒羡的腔调说，“你这小子，马上就要升官发财，再过几个月小白桃就要给你生个胖小子，双喜临门啊！咳！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韩进白净的瘦脸蛋立刻猥笑几声，“嘻嘻！恐怕你那个玩意有点不中用了吧！多打点壮阳针，小甜肚子里就揣上了。”

“他娘的！”王双寅就怕小甜有了孩子，拖累了自己，到时甩也甩不掉，悻悻地说，“我才不稀罕她有呢，哪像你和小白桃，

大白天也……也……哈哈！”

两个无耻的叛徒，隔着白布幔在外屋恣情说笑。大芝留神到正用毛巾擦手的男大夫和女大夫互相交换愤恨的眼色。趁着王双寅他们高声嬉笑的瞬间，女大夫弯下脖颈，把嘴凑近大芝耳朵，用极其低微的语音，亲近地说道：“大姐！我们都不是外人，我是赵文彦的表妹素馨，他是我的丈夫焦清辉。”

大芝朝着女大夫丰润真挚的脸容，默默地盯了几秒钟，表示领会地点点头，没有流露出特别高兴的表情。男人黑顺曾经谆谆嘱咐过自己，碰到事儿，要多动动脑筋，现在几乎成为她观察一切人和对待一切事物的尺度。大清早就因为自己多留个心眼，才没有上内奸韩进的当，保护了王波司令员与地区部队的安全。刚才这女大夫好像很同情自己，拉着亲近，言语中又有些暗示，仿佛有话要说又怕幔子外面的两个叛徒听见。那个男大夫默默地洗涮钳夹，用酒精药棉慢慢擦拭，一直没有出去，难道医生两口子真的是赵参谋长的亲戚？是亲戚又能怎么样？赵文彦的亲哥赵文秉还是城里有名的大汉奸，当着伪县新民会长呢。想到这些大芝的疑心重重，故意不理睬女大夫的关心，提防敌人暗地里耍花招，她又紧闭住眼睛。这时诊所外屋门口响起皮鞋急切地橐橐响声，一个男人嘶哑嗓音喊道：“清辉！素馨！那个八路娘们怎么样了？”

说着这人推门而进，站在布幔外间，向王双寅与韩进亲热地打招呼，“王大队长！韩进！你们这回也算捞个女八路，虽说是庄稼娘们，可是王黑顺的媳妇呀！以后就有白洋大队长的好戏唱喽。”

那人得意洋洋地边说撩开布幔，走了进来。大芝偷偷地觑眼瞧瞧这个男人约摸三十岁左右，瘦骨棱棱的身架，焦黄的长脸庞，像蒙层灰尘，没有光采，留着油光光的分头，穿件月白

色的丝绸大褂，将手中提着的一线袋桃子搁在桌上，看神态和医生两口子挺熟。大芝闹不清这男人是谁？只见他凑到男大夫跟前问道：“这八路娘们的伤口好治吗？”

男大夫没有抬起头，一面用酒精球拭擦双手，带出医生惯有的冷漠口气说：“伤势很重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伤口感染，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我正要跟你们几位商量呢。”

来人似乎很关心，他转过身子，冲着正弯腰扫地的女大夫叮问：“素馨！你说呢？”

女大夫将沾浸血污的棉球扫进簸箕里，她缓慢地站直身，神色端重安详，白帽下闪烁着又黑又亮的眼珠，瞧着来说：“脉搏微弱，流血过多，病情在不断恶化。”

来人朝大芝苍白紧闭双眼的脸上瞅了一眼，没说什么，便掀起白布幔单走到外间，遂后医生两口子也跟着出去。大芝内心不由地犯起琢磨：明明女大夫暗里劝慰自己，说伤口不要紧，过几天就会好了。当着来人却说病情严重，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而且说话声调挺高，像是故意说给王双寅和韩进听的，这又是什么？使大芝百思不解。但从医生两口子默默交换的眼神中，看得出善良的夫妇是憎恨屋外两个无耻叛徒的，就是对刚进来的瘦单单满脸焦黄色的中年男人，女大夫也没说真心话，冷淡疏远，有意隐瞒伤情。大芝正处在思绪纷乱和迷茫困惑里，呆了一会，男大夫突然在幔子外面操着严肃郑重的语气说道：

“王大队长！韩先生！文秉表哥！我是医生，既然你们把伤者送到我这来医治，我就要履行医生的职责，负责将她的枪伤治好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女人因为流血过多，伤口感染化脓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脉搏微弱，心率血压均低，还没有脱离危险期。我的意见，让她先在诊所治疗几天，继续观察，以免发生意外。”

焦清辉和素馨，早从抬送大芝的伪军随意谈话中，得知伤者是白洋大队长王黑顺的媳妇，兀自吃惊，两人特别精心做了手术，挖出子弹。为了设法营救大芝，故意将伤情说得分外严重，好争取时间与城外联系。素馨用手拢拢白帽下的鬓发，神态自若地插话说：“因为伤者溺水，肺部呼吸异常，也有积液。”

外屋顿然一时哑默无声。王双寅喷出一口淡灰烟圈，冷冷地瞧着焦清辉夫妇一板正经的脸色，半信半疑。几个月来，焦清辉曾借口为皇军和警备大队治外伤无药，跑了几趟保定采购药品，王双寅怀疑他替八路买药，可又没抓到把柄。同时，徐素馨也常到大赵庄给赵舜臣看病，都有可能与赵文彦进行联系，他让守门的岗哨注意搜查，什么也没查到，只好暗地观察他们夫妇的行迹。现在听到焦清辉谈到杨大芝的伤势恶化，不免又有点担心，万一杨大芝有个好歹，坂本那儿也不好交待，长线钓大鱼的诱饵也断了。他板起狭长脸孔，阴诈地微笑说：

“焦大夫！实不相瞒，抓来的这个娘们，是个女八路要犯，案情严重。你知道呗？她就是白洋大队长王黑顺的老婆杨大芝，伤势再重，恐怕也不能在诊所住下治疗。坂本太君也不会同意的。我看她的枪伤没打中要害部位，暂时化脓，身体虚弱，也不会怎么样。”

焦清辉见王双寅断然拒绝，他装做若无其事，慢悠悠笑着回答：“王大队长！我哪知道她是谁？经你一说，我才知道抓的这个女人至关重要呢。刚才我说的是她的病情，没有想到这女人的案情，我只是从医生对伤情诊断的角度出发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有意吓唬一下对医学毫无知识的伪警备大队长，声调平淡地继续说，“不过，请不要怪我多嘴，大队长抓住了这个女人，是为五次治安强化立了大功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事有瞬间的变化，要万一这女人有个危险，大队长不就白费一场心思嘛。”

大芝听到这里，恍然醒悟：刚才医生两口子几次提到伤势危险，难道是有意使自己有机会脱险？而女大夫意味深长表明她是赵文彦的表妹，不就是要自己信任她吗？这一切都令大芝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，她多么想通过医生两口子，将自己被抓进安县城内的情况，迅速地告诉周一浓政委与丈夫黑顺啊！受伤的女人为了证实她的伤势严重，竭力屏息呼吸，忍受剧痛，一动也不敢动，装做昏迷不醒。停了片刻，女大夫无可奈何地接着说：

“若不你们进去瞧瞧，她还是昏迷，我们当大夫的也不好办啊！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韩进思量的扑闪扑闪眼珠，带着女人尖嗓笑吟吟说：“王大队长！我看焦大夫说的也是为咱们着想。再说文秉跟焦大夫又是近亲，有什么事由文秉来担保，我们这没有抓住王波、周一浓他们，弄来王黑顺的老婆，也算捞到点油水，日后咱们还得靠这娘们，捞大本钱呢。”

赵文秉一大早就站在街对面文庙伪新民会的台阶上，等候王双寅他们的消息。后来看见二百多名警备大队背着枪垂头丧脑地走进城，有一个人背着个浑身血污，衣衫湿透死息奄奄的年轻女人，跨进惠民诊所，旁边紧跟着王双寅和韩进。他顿时失望地啧啧嘴巴，嗨！没有捞到大鱼，不禁好奇地询问过路的一个伪军，才知道这女人是八路大队长的媳妇，也就马上到表妹的诊所来探听消息。现经韩进一说，他觉得也有道理，挺挺胸脯打着哈哈满口保证说：“嘻嘻，王大队长！你尽管放心，有事包在我身上。”

王双寅踌躇顷刻，厉声说道：“不行，马上把她弄到我那去。焦大夫！日后还要烦你们去换换药。”说完他撩开布幔，闪身进来，站在大芝的床前。大芝紧闭双眼，听见王双寅鼻孔哼了一

声，发出一阵轻蔑得意的冷笑，遂即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势，冲着守在门口的几个伪军，大声命令道：

“娘的！快进来！把这个臭娘们抬到我住的院子里。”

大芝躺在担架上，全身和脸蒙遮白布单，她的双手被粗绳缚捆得死死的，动弹不了，摇摇晃晃地抬到大街。伪军们吆喝喊叫地让走路的行人赶快躲开，她觉得走了好长的一段路，经过几道院门，才把担架放在地上，一个伪军揭开她盖脸的布单，骂骂咧咧地嘟哝：“哪有你这样坐狱的，纯粹是享福来了。”

大芝微微睁开眼皮，就看见小甜自西屋冲奔出来，她像发疯了的母狗凶煞煞地扑向大芝身上，连撕带掳地哭号喊叫：“我撕烂了你这臭八路娘们，你还我姑，还我姑父！若是抓了你汉子不得好死，挖他的心肝摘他的肺叶，祭奠俺积德堂的屈死老人，俺公爹，婆婆……”

几个站在担架旁擦汗歇息的伪军，瞧着大队长风骚的姘头口口声声将自己当成积德堂的正头香炷，有的偷偷咧开嘴讥笑，有的伸伸舌头耍个鬼脸。王双寅从西屋用毛巾擦着脸急步走出，他上前拽住小甜的粉缎褂子领口，沉下脸喝斥道：“你他娘的疯啦？快拿南跨屋的钥匙，把她弄进去。”

大芝被扔在南跨间的炕席上，伪军和王双寅、小甜他们便都走了，阴暗潮湿的屋内顿时安静，只听见东西厢房叽叽喳喳的说话。她挣扎地抬抬脑袋，隔着破旧黄色纸糊的窗纸，西斜的太阳漏射淡红的光线，映在东墙壁上。她渐渐辨别出这是一间堆积什物的闲屋，屋墙角边摞着厚厚蒙满灰尘的一堆旧书，发出霉潮气味，地上撒满老鼠啃烂的碎纸片，和黑硬的老鼠粪粒，腥臭薰人。大芝弄不清这是什么地方，当她的目光转向东面，看见被太阳光辉映耀的天主教堂尖矗矗的灰褐色瓦顶时，这才知道自己被押在教堂的后院，而且清晰地瞧见院墙头上架

着一溜铁丝网，有几只麻雀在铁丝网上飞来飞去，喳喳啾啾。大芝不禁想到自己被囚禁的生活，连只麻雀的自由都失掉了，深深地叹口气。此时她是多想再见到善良的医生两口子啊！特别是那面庞丰满红润，举止稳重端庄的女大夫，她那明亮诚挚的眼瞳里充满着同情亲切的光芒，还有一种隐约鼓励敬佩的神色，在时时振奋撼动大芝的心灵，她觉得自己不孤独无援，而是身后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关心支持着自己。此时此刻，庄稼女人意识到只有装作伤势危险，敌人才有可能将女医生请来，那时就可以设法与城外联系了。她下了决心滴水不进，来对抗敌人要的阴谋花招，正在独自思忖，屋门被咣当一声推开了，随同飘进浓烈的脂粉香气，大芝猜到是小甜进来，她把脸扭向窗台，紧闭双眼，装做没听见。小甜拿着扫帚，扫干净地上的老鼠屎和零乱碎纸，接着抱来一床红花布夹被和枕头，将炕席擦洗干净，她上前轻轻地摇晃大芝头发乱蓬蓬的脑袋，娇声娇气地呼唤：

“顺嫂子！快醒醒！醒醒……”

大芝闻见小甜狐骚腋下散发出花露水呛鼻子的香味，她厌恶皱皱眉心。小甜见她不作声，又伸手摸摸大芝的额门，怪烫手，她连忙缩回胳膊。刚才野汉子王双寅好歹将她扯进屋内，提出让她耐心地劝诱大芝，只要将八路大队长的娘们能够降伏，那他王双寅在坂本面前更能吃香了，连大清河湾百只运粮船被八路截击的事，也就不会被人责怪了。浪荡女人恨不得自己的野男人一步登天，她想公马不行，骡马得上阵了，正是显露身手的好机会，一方面给双寅面子上争争光采，另外也气气东厢屋的大面包，看她还敢指桑骂槐。小甜发觉大芝脸色苍白吓人，呼吸微弱，连眼皮都不动弹，她慌忙下炕，跑回厨房擀面片。就在她端来撒满鸡蛋花，香喷喷的一碗面片汤，得意洋洋

地进屋时，看见大面包扭动穿葱绿府绸大褂肉颤颤的肥腰，坐在炕沿边，手里摇着白纱仕女图的团扇，轰赶几只嗡嗡飞来的苍蝇，捏住蒜头鼻子，望着一动不动面朝里躺着的大芝。她也是奉男人金翻译的嘱托，来劝导的。大面包瞧不起小甜是有夫之妇，跟上野汉子王双寅跑到安县城内，冒充大队长太太的。呸！恬不知耻，还想压人一头。大面包猜想着女八路杨大芝，也会轻视小甜，不愿搭理这个风骚女人。而自己呢，明媒正娶，坐着花轿，抬着半条街的陪送嫁妆，进入金家大门的，兴许庄稼媳妇还能和自己搭上腔。她瞧着大芝头发散乱，眼睑闭得紧紧的，半旧粗布白褂子沾污泥点和乌黑血迹，左肩胛受伤的袖管地方，被剪掉一大块豁口，露出浸出鲜血的扎包绷带，青布裤脚也沾着血印，圆口青布夹鞋帮变成泥的了。胖女人见大芝鼓满的胸脯还在起伏，说明还活着。只是污脏的衣裳上散发出的汗酸混和血腥的气味，令她作呕，便掏出手绢捂住鼻孔，找不出适当的劝诱语言，撇着大连腔说：

“哎哟！咋的受这么大的伤哟？”

小甜瞥她一眼，沉下脸蛋，没想到大面包也来凑热闹。她将面片汤碗搁在炕沿上，神色不悦地在炕帮摔打扫帚头，大面包怕打翻了汤碗溅污自己新穿的大褂，她慌忙站起身，麻沙着粗嗓子嘟囔：

“咳！一个老娘们家，也跟着男人们瞎闹腾着抗日，倒闹得大日本皇军从关外到了关内，抗到你们炕头上来了。真是小胳膊想扭大腿，谁来老百姓不是纳粮，一个穷庄稼户，两口子老老实实当顺民，带着孩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有多好！可不咋的，撇下孩子丢了男人，自个的命还保不住，图个啥呀？我说你呀，心眼活泛点，干什么也不如自个的命值钱。”

大芝憋着满肚子的恼恨，真想坐起来扇这汉奸女人几个耳

光，痛骂一顿。就因为中国出了民族败类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土地，残杀中国无辜的老百姓，烧杀奸淫抢掠，才这样的猖狂凶恶。可这个毫无中国人味的胖女人还美滋滋的，真不知羞耻！她不屑搭理，仍然屏息地一声不响。大面包着了急，她伸出戴着金戒指肉滚滚短指头，使劲推搡着大芝的腰板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真是给脸不要脸，连气都不哼，咋的？⁵死咧！”她忽闪着团扇，蹙皱淡淡的眉毛，轻蔑地撇撇肥厚嘴巴：“哎呀！都快把我薰死啦！浑身水庄子的鱼腥臭气。王太太！你快守着她吧！我回屋换换衣裳，我这新做的府绸大褂都沾上鱼腥味了。”

小甜心想看你也不是这块料，故意拉长声儿说：“哟！金太太！像你这个样儿，怎能帮助金先生做事呢。八路里头女人的工作，得全靠咱们家属来做呢。”

“你行！你有能耐！”大面包不高兴地麻沙粗野嗓调嚷嚷，“日后全靠着，王大队长才升大官呢。我没有这个工夫，跟这穷八路娘们磨牙，呸！”她狠狠地朝屋地啐口唾液，扇着团扇，扭扭着葱绿旗袍裹紧的肉颤颤的肥胖身子，走出屋门。

小甜毫不示弱地朝大面包的背影“呸！呸！”啐了两口，便带着胜利喜悦的心情，蹭蹭地上了炕，曲着腿盘坐在大芝头前，伸手替她拢梳额头几绺汗濡的乱发，注意到大芝确青的眼窝塌成坑，薄薄的轮廓分明清晰的双眼皮，皱着纹路，变得十分苍老衰弱憔悴，失掉了昔日光采耀人的白皙细润，就连抿紧的饱满嘴巴也失去血色，只能看见端正的鼻翼徐徐翕动。她真的害了怕，要万一死了，那不全完了吗？双寅再三嘱咐自己要好生照料，就连坂本也要她显显本事呢。浪荡女人顾不得大芝汗浸血污的破衣裳气味难闻，她掏出红绸手绢，细心地替大芝拭擦脸颊的泥点，装做同情亲昵的神情，低声地呼唤：

“顺嫂子！你看看我是谁呀？快喝点面片汤，就有精神了。”